

第四十七章 朗斯大捷的感恩弥撒

昂莉埃特夫人注意到了这种闹哄哄的情景，就是猜不透原因。其实这是朗斯战役的胜利引起的。这次胜利有夏蒂荣公爵一份杰出的功劳，所以大亲王派他进京报捷，还让他把从洛林人和西班牙人那里夺来的二十二面军旗悬挂在圣母院的拱门上。

这个消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使得王宫在与最高法院的争讼中取得了优势。最高法院所反对的所有要立即征收的税项，其理由一直是必须保持法国的荣誉和一定能打败敌人这种靠不住的希望。然而，自从讷德林根战役以来，所遭受的尽是接二连三的挫败。最高法院便理直气壮地质问马萨林，为何每次许诺的胜利，每次都没有兑现。可是，这一次终于打了一仗，打了一场胜仗，而且是大获全胜。所有人都明白，对宫廷而言，这是一次双重的胜利：对外的胜利和对内的胜利。宫廷里所有人，甚至年幼的国王，听到这条消息，无不叫起来：

“啊！最高法院的先生们，我们倒要看看你们还有什么话可说。”

王后听到这句话，把小国王搂在胸前，因为小国王这种高傲、桀骜不驯与她的感情完全吻合。当天晚上就举行了一次会议，被点名参加会议的有马萨林派的拉梅耶雷元帅和维尔罗瓦先生、痛恨最高法院的夏维尼和塞吉埃以及忠于王太后的吉托和科曼热。

这次会议做出了什么决定没有透露任何消息。人们只知道礼拜天将在圣母院举行庆祝朗斯胜利的感恩弥撒。

礼拜天早晨，巴黎人在欢乐中醒来。在那个时代，举行感恩弥撒可是一件大事。这类仪式还不是经常举行，所以颇具吸引力。太阳仿佛也来参加这个欢乐的节日，一升起来便金光灿烂，照亮了这座大都会阴森森的城楼。巴黎万人空巷，连最阴暗的街巷也披上了节日的盛

装。沿着河堤大街，市民、手艺人、妇女和儿童组成长长的人流，川流不息地涌向圣母院，恰似一条河流倒流向它的源头。

所有店铺门可罗雀，家家户户关上了大门。大家都想一睹小国王和王太后的风采，还有鼎鼎大名的红衣主教马萨林，人人都痛恨他，都不想放过看他一眼的机会。

密密麻麻的人群里，洋溢着自由自在的气氛，形形色色的意见都公开表达出来，可以说都在鼓吹骚乱，就像巴黎所有教堂的千百口钟都敲响了感恩节的乐声。城市的警察是由城市居民组成的，所以没有任何威胁来扰乱这普遍一致的仇恨，禁止这些恶意中伤的言论。

然而，从早晨八点钟开始，王太后的禁卫团便在总指挥吉托和副总指挥他的侄子科曼热的指挥下，以鼓手和号手为先导，从王宫到圣母院分段排列布置好了。巴黎市民平静地看着这种布置，因为他们对军乐和鲜艳的军服总是很好奇。

福利凯穿着节日的衣服。他往嘴巴里的一边塞了不少樱桃核，假装嘴巴突然肿起来了，向他的上司巴赞请一整天假，获得了准许。

巴赞起初拒不准假，因为他心情不好。他心情不好的原因，一是阿拉密斯走了而没有告诉他是去哪里；二是要为一场庆祝胜利的弥撒做辅助工作，而这次胜利并不符合他的政治主张。诸位想必还记得，巴赞是投石党人。在举行如此隆重的仪式之时，如果教堂执事可以像一般的侍童一样缺席，那么巴赞肯定去向大主教去请假了，就像人家来向他请假一样。正如刚才说过的，起初巴赞不准任何人的假。可是就在巴赞面前，福利凯的嘴巴眼见着越肿越大。为了整个唱诗班的荣誉不被这难看的模样损害，最终他嘟囔着让了步。出了教堂门，福利凯就吐掉了他的肿块，回头向巴赞那边摇摇手，表示他这个巴黎顽童比世界上所有顽童都高出一筹。至于他那个小酒店，他说要为圣母院的弥撒做辅助工作，自然就摆脱了它。

福利凯这就自由了，像我们所看到的一样，他穿上了最漂亮的衣服。使他格外引人注目的装饰品是一顶难以形容的无边软帽，那是介乎中世纪和路易十三时代的一种软帽。他母亲或许是心血来潮，或许

是缺少同样的布料，给他做成了这顶奇特的帽子，做的时候很少考虑颜色的搭配，结果做出十七世纪制帽业的一件杰作：它的一边是黄色加绿色，另一边是白色加红色。可是福利凯一向喜欢花里胡哨，戴上这顶帽子显得更自命不凡，更得意扬扬。

从巴赞那里出来，福利凯就向王宫跑去，正好在禁卫团出来的时候赶到。他赶到这里来不为别的，就是为了看禁卫团和听军乐，所以他挤到人群的最前边，拿了两块石片当鼓敲，敲了一会儿鼓又吹军号，当然是用嘴巴模仿。他模仿得倒是非常像，多次受到爱好模仿乐器的人士的赞扬。

这种玩耍从士官门一直持续到圣母院广场。福利凯得到了真正的乐趣。当禁卫团停下来时，各个连队便展开队形，进入西岱岛的中心地带，布置在圣克利斯托夫街尽头。这条街就在布鲁塞尔居住的科卡特里克斯街附近。福利凯这时候才想起他还没吃早饭，寻思朝哪边走可以完成一天的这件大事。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去布鲁塞尔家混一顿饭吃。

于是他一阵猛跑，上气不接下气地到了参事家门口，使劲敲门。布鲁塞尔家的老妈子即他母亲来开门。

“淘气鬼，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她说，“为什么不去圣母院？”

“我去那儿啦，娜内特妈妈，”福利凯回答，“可是我看见那里发生了一些事，应该告诉布鲁塞尔先生才行。我得到巴赞先生的允许，娜内特妈妈，你知道巴赞先生就是教堂执事吗？我就是得到巴赞先生的允许，来告诉布鲁塞尔先生的。”

“小猢狲，你要告诉布鲁塞尔先生什么？”

“我要告诉他本人。”

“这不可能，他在工作。”

“那我就等他，”福利凯说，“这样更好，他是很会安排时间的。”

他很快上了楼梯。娜内特太太跟在他后面，上得慢。

“可是，”她说，“你究竟要找布鲁塞尔先生做什么？”

“我想告诉他，”福利凯扯着嗓门嚷起来，“整个禁卫团都朝这边

来了。而我到处听说宫廷对布鲁塞尔先生不怀好意，所以我来告诉他，让他提高警惕。”

布鲁塞尔听到了这个怪孩子的嚷声，对他这种过分的热情感到高兴，便下到了二层，因为他的确是在三层工作。

“哎！”他说，“朋友，禁卫团有什么了不起，你这样大叫大嚷莫不是疯了？你不知道那些先生们是按常规行事，禁卫团在国王经过的路上排成人墙是例行公事？”

福利凯装出吃惊的样子，拿着他那顶新帽子在手里转动着。

“你知道这些事不足奇怪，”他说，“布鲁塞尔先生，你无事不知无事不晓。可是我，说实话，慈悲的上帝，我可不知道，还以为是好心好意给你提个醒呢！别为了这事埋怨我，布鲁塞尔先生。”

“相反，孩子，相反，你的热情让我感到高兴。娜内特太太，去看看隆格维尔夫夫人昨天从诺瓦西给我们捎来的杏子，拿六七个给你儿子，加上一块鲜面包。”

“啊！谢谢，布鲁塞尔先生！谢谢，我恰好喜欢吃杏子。”

布鲁塞尔于是去妻子房里，说该吃早饭了。这时是九点半钟。参事伫立窗前。街上冷冷清清见不到一个人。可是远处传来类似涨潮的声音，那是圣母院四周越聚越多的市民的鼎沸人声。

正是在这片喧嚣声中，达达尼安带了一队火枪手，布置在圣母院各个门口，为教堂维持秩序。他对波尔托斯说过，要他利用机会看看这次仪式。波尔托斯身穿军礼服，跨一匹骏马，充当荣誉火枪手，就像从前达达尼安经常做的那样。这队火枪手的中士是参加过西班牙战争的老兵，认出了波尔托斯是他从前的战友，很快便告诉了他手下的人这个大个子的赫赫战功，并说他是特雷维尔的老火枪手们的光荣。波尔托斯在火枪队里不仅受到欢迎，而且受到敬佩。

十点钟，卢浮宫的炮声宣告国王出宫了。在禁卫军挺立不动的火枪后面的人群骚动起来，就像大风刮过森林，树梢给刮弯了，不停地摇摆。终于，国王和王太后乘着一辆镀金的华丽马车过来了，后面跟着另外十辆华丽马车，里面坐着宫廷贵妇、王室官员和王宫的要员。

“国王万岁！”四面八方响起欢呼声。

年幼的国王神色庄重地把头伸到窗口，脸上露出感谢的表情，甚至微微颌首致意，引得人群里更加欢声雷动。

国王的车队缓缓行进，花了将近半个钟头才走完卢浮宫到圣母院广场那段路。到了那里，车队依次进入阴暗的大教堂巨大的拱门下。神圣的感恩弥撒开始了。

正当王室成员就座之时，一辆饰有科曼热纹章的马车离开了那一溜宫廷马车，慢慢驶到阒无一人的圣克利斯托夫街尽头。到了那里，护卫这辆马车的四名卫兵和一名下级警官，上到这辆笨重的车里，拉上车窗的皮帘子。然后，警官透过一个特意留出的小孔，窥伺着整条科卡特里克斯街，好像等什么人到来。

大家全神贯注地观看仪式，所以谁也没有注意到那辆马车和车里的人小心谨慎的行动。福利凯一直在警觉地观察，本来可以发觉有什么异常的。可是，这时他正坐在圣母院广场边一栋房子的柱顶盘上，津津有味地吃杏子。坐在那里他看得见国王、太后和马萨林先生，听得见唱弥撒，就像他在教堂里面辅助弥撒一样。

仪式接近尾声时，太后看到科曼热站在她身边，等待她允许执行她在卢浮宫就已经对他下达的命令，便悄声对他说：

“去吧，科曼热，愿上帝助你一臂之力！”

科曼热立即离开，出了教堂，来到圣克利斯托夫街。

福利凯看见这位英俊的军官走了，后面还跟着两个卫兵，便开心地跟上去。他尤其感到开心的是，就在这时仪式结束了，国王又上了马车。

警官一看见科曼热出现在科卡特里克斯街尽头，便向车夫打个招呼。车夫立即启动车子，驾驶到布鲁塞尔门前。

在马车停下来的同时，科曼热开始敲布鲁塞尔家的门。

福利凯在科曼热身后等待门打开。

“小家伙，你在这里干什么？”科曼热问。

“我等着进到布鲁塞尔先生家里去，军官先生！”福利凯用讨人

喜欢的口气说：这种口气是巴黎顽童善于在这种场合用的。

“那么，他就是住在这里？”科曼热问。

“是的，先生。”

“他住在几层？”

“整栋房子，”福利凯回答，“这房子是他的。”

“他通常在什么地方？”

“他工作在三楼，吃饭时下到二楼；现在是中午，他可能在吃饭。”

“好。”科曼热说。

这时仆人开了门。军官问仆人，知道布鲁塞尔先生在家，果然正在吃饭。科曼热跟在仆人后面上了楼，福利凯跟在科曼热后面上了楼。

布鲁塞尔和家人正在吃饭，妻子坐在他对面，他旁边是两个女儿。餐桌一端是他儿子卢维埃尔，在参事发生意外那次已经见过的。现在参事已经完全康复了，这个身体健康的老好人正在品尝隆格维尔夫人捎来的鲜美水果。

仆人要开门通报，科曼热抓住他的胳膊，自己开了门，出现在这幅全家福面前。

看到军官，布鲁塞尔感到有点紧张，但是看到军官彬彬有礼地打招呼，他也站起来打招呼。

然而，尽管两个人都彬彬有礼，但三个女人脸上还是现出不安的神色。卢维埃尔脸色变得煞白，焦急地等待军官说明来意。

“先生，”科曼热说，“我带来了国王的一道命令。”

“很好，先生，”布鲁塞尔说，“什么命令？”

他伸出手去。

“我奉命逮捕你，先生。”科曼热用不变的语气还是那样彬彬有礼地说，“如果你肯相信我，就不必费神读这冗长的诏书了，跟我走吧。”

这几句话对这些安安静静地坐在一起吃饭的人产生的影响，比晴天霹雳还可怕。布鲁塞尔瑟瑟发抖地往后退。在那个时代，因为得罪了国王而被捕入狱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卢维埃尔站起来，想扑向放在屋角一张椅子上的剑。好在老好人布鲁塞尔自始至终没有丧失理智，

他使一个眼色，制止了儿子绝望的冲动。与丈夫隔着一张餐桌的布鲁塞尔夫人泪如雨下，两个姑娘紧紧抱着她们的父亲。

“走吧，先生，”科曼热说，“得快一点儿，应该遵从谕旨。”

“先生，”布鲁塞尔说，“我身体不好，不能在目前这种状态下去坐牢，我请求宽限。”

“这是不可能的，”科曼热回答，“谕旨是明确的，必须立即执行。”

“不可能！”卢维埃尔说，“先生，当心别把我们往绝路上逼。”

“不可能！”房间里头一个刺耳的声音喊道。

科曼热转过头，看见娜内特太太手里举着扫把，眼睛里冒着怒火。

“好心的娜内特，”布鲁塞尔说，“请你冷静。”

“要我冷静？有人来抓我的主人，穷苦人的靠山、救星和父亲，还要我冷静！啊，好呀！你还记得我吧，你给我滚！”她冲着科曼热说。

科曼热笑了笑，转身对布鲁塞尔说：

“够啦，先生，叫这个女人给我闭嘴，跟我走吧！”

“叫我闭嘴，哼！”娜内特说，“啊，好呀！除非你换一个人来，你这国王的小爪牙！等着瞧吧。”

娜内特太太冲到窗前，将窗子推开，用尖得连圣母院广场上都听见的声音喊道：

“救命啊！有人抓我家主人啦！有人抓布鲁塞尔参事啦！救命啊！”

“先生，”科曼热说，“请你马上表明态度：你是服从呢还是打算反叛国王？”

“我服从，我服从，先生。”布鲁塞尔大声说，一面试图挣脱两个女儿的拥抱，一面用眼色制止一直想摆脱他的控制的儿子。

“既然如此，”科曼热说，“你就叫这个老太婆不要再出声。”

“啊！老太婆！”娜内特说。

她抓住窗户的栏杆，更起劲地扯开嗓门叫起来：

“救命啊！救命啊！救布鲁塞尔先生！有人要来抓他啦，因为他为老百姓辩护。救人啊！”

科曼热抱住女用人，想把她从窗口拖开。可是就在这时，中二楼有另一个人尖着嗓子喊起来：

“杀人啦！放火啦！抓杀人犯啊！有人要杀布鲁塞尔先生！有人要杀害布鲁塞尔先生！”

这是福利凯的声音。娜内特太太感到得到了支持，更起劲地和福利凯一起叫起来。

窗口已经出现一些好奇者的脑袋。在叫喊声吸引下，民众从街尽头跑过来了，开始是三三两两，然后是小群的人，最后来了一大群人。他们听到叫喊，看见一辆马车，但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福利凯从中二楼跳到马车顶上。

“他们要逮捕布鲁塞尔先生！”他嚷道，“这辆马车里有几个卫兵，军官在楼上。”

人群开始怒吼，朝拉车的马走去。原来在甬道上的两个卫兵上楼帮科曼热去了，马车里的卫兵打开车门，挺着长矛。

“你们看到了吧？”福利凯叫道，“你们看到了吧？就是他们。”

车夫回头给福利凯抽了一鞭子，疼得他直叫喊。

“啊！该死的车夫！”福利凯叫道，“你也参加进来了？你等着吧。”

他又爬上中二楼，把凡是找得到的东西向车夫扔去。

尽管卫兵们敌对地炫耀武力，或许正因为他们炫耀武力，人群发出了怒吼，逼近了马车。卫兵们用长矛猛刺，才逼退最凶悍的人。

混乱的局面有增无减，那条街已经容纳不下从四面八方赶来看热闹的人。卫兵们凭着凶狠的长矛，使人群与马车之间保持了一定距离。现在人群一下子挤了上来，像一堵活的墙壁，把士兵们挤得贴近了车轮和车厢，就要把他们挤扁了。那个警官无数次高喊“请看在国王分上！”也无法制止这可怕的人群，反而像是更激怒了群众。就在警官“请看在国王分上”的呼喊声中，一个人骑着马跑了过来。他看到一些穿军服的人受到粗暴对待，便跃马舞剑冲到熙熙攘攘的人群前面，给了卫兵们意外的支援。

骑马的人是一个才十五六岁的少年，他脸都气白了，跳下马来，

像其他卫兵一样，背靠马车的辕木，把他的马当作屏障，从马鞍的枪套里抽出两把手枪别在腰间，开始舞剑，让人看到他是一个剑法娴熟的人。

这位少年凭他一人之力，阻挡人群的冲击达十分钟之久。

这时，人们看到科曼热推着布鲁塞尔出来了。

“砸掉马车！”群众高喊。

“救命啊！”老女仆叫着。

“杀人啦！”福利凯喊着，一边继续把他手边的东西雨点般扔到卫兵们头上。

“请看在国王分上！”科曼热喊道。

“谁第一个冲上来谁送死！”拉乌尔喊道。他看到人群就要朝他挤过来，便用剑光指向一个企图挤扁他的大汉。那大汉感觉到受了伤，便大叫着退走了。

原来是拉乌尔从布洛瓦回来了，因为他答应过拉费尔伯爵，五天后要回来观看感恩弥撒。他走的是更近地通到圣母院的街。走到科卡特里克斯街附近，他发觉自己被潮水般的人群推着往前走。当听到“请看在国王分上”的喊声时，他想起阿多斯的话“为国王效劳”，所以便赶来为国王战斗，因为国王的卫兵遭到了围攻。

科曼热简直是把布鲁塞尔扔进马车里，然后自己也跳了上去。这时随着一声枪响，一颗子弹从上到下打穿了科曼热的帽子，打断了一名卫兵的一条胳膊。科曼热抬起头，透过硝烟看见卢维埃尔气势汹汹的脸露在三层楼的窗口。

“好啊，先生，”科曼热说，“你会听到有人谈论我的。”

“你也一样，先生，”卢维埃尔说，“你会看到谁说话的声音高。”

福利凯和娜内特还在大喊大叫。喊声、枪声和总是带刺激性的火药味一齐发挥了作用。

“打死那个军官！打死他！”人群狂呼。

人群猛烈地拥过来。

“再前进一步，”科曼热喊道，同时拉开车窗的皮帘子，好让人们

看见马车里他用剑抵住布鲁塞尔的胸口，“再前进一步，我就杀死这个犯人。我奉命不论死活都要把他带走，那我就带死的走，没有别的办法。”

传来一阵撕肝裂胆的呼喊：只见布鲁塞尔的妻子和两个女儿恳求地向群众伸着手。

群众明白了，这个脸色煞白但显得很坚决的军官是会说到做到的。所以他们一面继续恐吓他，一面后退。

科曼热让那个受伤的卫兵和他一起上了车，命令其他卫兵关上车门。

“去王宫。”他对吓得半死的车夫说。

车夫举鞭抽打拉车的马，几匹马在人群里冲开一条很宽的路。但是走到塞纳河畔不得不停下来。马车翻倒了，马也被拉倒，压在车底下，被群众碾死了。拉乌尔来不及再骑上马，只好徒步，厌倦了用剑面驱赶人群，就像士兵们厌倦了用刀背拍打人群一样，索性用剑尖刺起来。可是，这最后的狠招更激怒了群众。开始看得见人群里不时有火枪枪管和剑刃在闪光；响起了几声枪响，大概是朝天放的，但其回声还是震撼人心；从各家窗口投下雨点般的抛掷物。听得见只有骚乱的日子才听得见的狂呼乱叫；所见到的一张张面孔都是流血的日子才见得到的面孔。“打死他们！打死卫兵！”“把那军官扔进塞纳河里！”的怒吼此起彼伏，盖过了其他所有声音。拉乌尔的帽子被扯碎了，满脸是血，他觉得不仅体力而且理智都开始不听从他支配了；他眼前浮动着淡红色的雾，透过这层雾他看见上百条胳膊咄咄逼人地向他伸过来，准备在他摔倒时就抓住他。科曼热在翻倒的马车里发疯似的揪自己的头发。卫兵们各自只顾保护自己，无力援救任何人。一切全完了：马车、马、卫兵、车夫，也许连犯人，马上都会统统被撕成碎片。就在这时，突然响起了拉乌尔十分熟悉的一声怒吼，有一柄长剑在空中闪着寒光。也就在这一刻，人群往两边一闪，中间裂开一个口子，两边的人倒下去，相互践踏。只见火枪队的一位军官，左刺右劈，直奔拉乌尔，就在拉乌尔正要倒下时，把他抱到了怀里。

“恶鬼！”那位军官叫道，“他们杀死了他吗？如果他真死了，谁杀死了他谁遭殃！”

他转过身，那骁悍的气势和凶神恶煞的模样，最疯狂的暴乱分子见了，也都吓得你推我挤争相逃命，有几个甚至滚到塞纳河里去了。

“达达尼安先生。”拉乌尔低声唤道。

“是的，恶鬼！就是恶鬼！不过，看来你还算幸运，我年轻的朋友。喂！你们都过来，”他在马背上直起腰，举起剑，用喊声和手势招呼那些因为他跑得太快而没有跟上来来的火枪手。“喂！给我把这些入统统赶走！用火枪！举枪！预备！瞄准！……”

听到这命令，人群一哄而散，就像大山轰然倒塌了一样。达达尼安止不住放声大笑。

“谢谢你，达达尼安。”科曼热从翻倒的马车门里露出半个身子说，“谢谢，年轻的贵族。请问尊姓大名？我好禀报太后。”

拉乌尔正要回答，达达尼安附到他耳边说：

“别出声，让我回答他。”

然后，他转向科曼热说：

“别耽搁了，科曼热。如果出得来就赶紧从马车里出来吧，另外坐一辆走。”

“哪一辆？”

“见鬼，到新桥碰到哪辆算哪辆。我想车上的人都会感到不胜荣幸，因为他们能出借马车为国王效劳。”

“可是，”科曼热说，“我不知道……”

“快走吧，否则五分钟后所有暴民都会拿着剑和火枪回来的。那样你肯定会被打死，你的犯人会被救走。走吧！看，那边正好有一辆马车过来了。”

说罢，他又俯向拉乌尔悄声说：

“千万别说出你的姓名。”

小伙子惊讶地看着他。

“好，我去拦那辆车，”科曼热说，“他们如果回来，你们就开火。”

“不行，不行，”达达尼安说，“相反谁也不准轻举妄动。这个时候开一枪，明天会付出非常沉重的代价。”

科曼热带了四个卫兵和四个火枪手，向那辆马车跑去。他让车上的人下来，把那辆车赶到翻倒的马车旁。

可是，当它们要把布鲁塞尔从摔坏的马车里抬到另一辆车上时，群众看见了被他们称为救星的人，顿时发出难以想象的狂叫，重新向马车冲过来。

“快走，”达达尼安说，“这十个火枪手跟着你走，我留下二十个阻挡群众。走吧，一分钟也不要耽搁。十个人跟科曼热先生走！”

从队伍里出来十骑人马，护住新马车，奔驰而去。

那辆马车一走，怒吼声更加震耳欲聋，有一万多人挤到了河堤边，堵塞了新桥和邻近的街道。

响了几枪，一名火枪手挂了彩。

“前进！”达达尼安给逼急了，咬住胡子叫道。

他带领二十个人向人群冲过去，人群吓得掉头就跑，只有一个人留在原地不动，手里端着火枪。

“啊！是你，”那人说，“你早就企图杀害他了。等着吧！”

他将枪瞄准达达尼安。达达尼安风驰电掣般向他冲过去。

达达尼安伏在马上，那年轻人开了枪，子弹断了他帽子上的翎毛。

这个企图一个人阻挡风暴的冒失鬼，被狂怒的马撞倒滚到了墙根下。

达达尼安猛地勒住马，这时他的火枪手们还在继续往前冲。他掉转马头，举起剑准备向被他撞倒的那个人劈去。

“啊！先生，”拉乌尔认出这是他在科卡特里克斯街见过的那个年轻人，便说，“放过他吧，这是他的儿子。”

达达尼安收回准备劈下去的胳膊。

“啊！你是他儿子，”他说，“那就不同了。”

“先生，我投降！”卢维埃尔说着把子弹打完了的枪递给军官。

“哎，别！你别投降，见鬼！你还是赶快逃吧。你要是被我抓住，就得被绞死。”

年轻人不用他说第二遍，从马脖子下钻过去，一溜烟跑到盖内戈街拐角处就不见了。

“说真的，”达达尼安对拉乌尔说，“幸好你及时让我住了手，否则他就死了。等我知道他是谁时，一定会为杀了他而后悔莫及。”

“啊！先生，”拉乌尔说，“请允许我为这可怜的小伙子感谢你，然后也为我自己感谢你。我也一样，先生，我就要丧命的时候你赶到了。”

“等一等，等一等，年轻人，别说话伤了神。”

说罢，他从一个枪套子里掏出满满的一小瓶西班牙酒，说道：

“这酒你喝两口。”

拉乌尔喝了酒，又想表示感谢。

“亲爱的，”达达尼安说，“这我们以后再说吧。”

火枪手们迅速赶过来了，达达尼安派去护送科曼热的十名火枪手，也从河堤另一边回来了。

“喂！”达达尼安对那十个人说，“又发生什么事情没有？”

“嘿，先生，”中士说，“他们的马车又被砸坏了。真是交了厄运。”

达达尼安耸耸肩膀。

“这是些笨蛋，”他说，“要挑就该挑一辆结实的马车。一辆要押送布鲁塞尔这种人的马车，应该经得住一万人的攻击。”

“副队长，你有什么指示？”

“你把队伍带回兵营去吧。”

“那么你就一个人回去吗？”

“当然。你认为我需要护送吗？”

“可是……”

“去吧。”

火枪手们走了，只剩下达达尼安和拉乌尔。

“你现在感到疼吗？”达达尼安问拉乌尔。

“是的，先生，我的头发沉、发烫。”

“你的头怎么啦？”达达尼安说着取下他的帽子，“啊！啊！被砸伤了。”

“恶棍！”达达尼安骂道，“可是，你脚上套着马刺，当时你是骑马的吗？”

“是的，可是为了保护科曼热先生，我下了马。哎，瞧，就是这一匹。”

果然，就在这时，拉乌尔的马奔跑了过去，上面骑着福利凯，一边策马奔驰，一边挥动着他的四色帽喊道：

“布鲁塞尔！布鲁塞尔！”

“喂！站住，小家伙，”达达尼安喊道，“把那匹马骑到这里来。”

福利凯清楚地听见了，但假装没听见，试图继续朝前跑。

达达尼安霎时间想去追福利凯，但不愿意撂下拉乌尔一个人，只好从枪套里抽出手枪，将子弹推上膛。

福利凯眼捷耳尖，看见了达达尼安的动作，听见了扳机的响声，赶紧将马勒住。

“哦！是你，军官先生，”他一边向达达尼安走来，一边大声说，“见到你我真高兴。”

达达尼安仔细打量福利凯，认出他就是百灵街那个小男孩。

“啊！是你，小家伙，”他说，“过来。”

“对，是我，军官先生。”福利凯用讨人喜欢的口气说。

“你换行当了吗？你不再在教堂里当侍童了，不再在小酒店当小伙计了，干上了偷马的勾当了？”

“啊！军官先生，怎么可以这样说？”福利凯大声说，“我正在找那位贵族，这匹马的主人。是一位像恺撒一样勇敢、英武的骑士……”他装作是头一回看见拉乌尔……“啊！我不会弄错的，”他继续说，“就是他。先生，你不会忘记这个小男孩吧，是吗？”

拉乌尔把手伸进口袋。

“你想做什么？”达达尼安问。

“给这个诚实的男孩十利弗尔。”拉乌尔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比斯托尔。

“该朝他肚子上踢十脚！”达达尼安说，“滚吧，小家伙！别忘了我可知道你的地址。”

福利凯没想到这么便宜地了结了这件事，从河堤一蹦就到了王妃街，转眼就不见了踪影。拉乌尔上了自己的马，两个人信马由缰地走去。达达尼安像呵护儿子一样呵护着这个少年。他们向蒂克托纳街走去。

一路上，他们看见一些人窃窃私语，一些人远远地威胁他们。但是，看到这位军官威武的神态，看到用一根穗子挂在他手腕子上那柄令人生畏的长剑，人们纷纷躲开，没有任何人敢真正攻击这两位骑士。他们就这样平安无事地到了小山羊旅店。

美人儿玛德莱娜告诉达达尼安卜朗舍回来了，而且带来了木斯克东。木斯克东勇敢地接受了手术，取出了身上的子弹，现在已经痊愈。

“那么，拿酒来！”达达尼安说。

等到酒拿来了，只剩下达达尼安和拉乌尔时，他盯住拉乌尔的双眼问道：

“你对自己很满意，是不是？”

“是的，”拉乌尔回答，“我觉得我尽了自己的职责。我不是保卫了国王吗？”

“谁叫你保卫国王？”

“拉费尔伯爵。”

“对，保卫国王。可是，今天你保卫的不是国王，你保卫的是马萨林。这不是一回事。”

“可是，先生……”

“你干了一件傻事，小伙子，你卷进了一件与你无关的事情。”

“然而你自己……”

“啊！我吗，是另一码事。我必须听命于我的指挥官。而你的指挥官，是大亲王先生。这你要听清楚了，你没有别的指挥官。可是，

大家都看到，”达达尼安继续说，“你糊里糊涂地充当了马萨林的人，帮助逮捕布鲁塞尔！这件事一个字也不要再提，否则的话，拉费尔伯爵会大发脾气的。”

“你认为拉费尔伯爵会对我发脾气？”

“我认为他会！我肯定他会。如果不是这样，我倒要感谢你了，因为归根结底你为我们出了力。所以我是站在他的立场和位置责备你。这样，他的脾气就不会发得那么厉害，相信我吧！再说，”达达尼安补充说，“亲爱的孩子，我是行使你的监护人给予我的特权。”

“我不明白你这句话的意思，先生。”拉乌尔说。

达达尼安站起来，走到书桌前，拿出一封信递给拉乌尔。

拉乌尔接过信看了一遍，视线变得模糊了。

“啊！上帝，”他抬起那双被泪水湿润的漂亮眼睛看着达达尼安说，“伯爵没有见我就离开了巴黎？”

“他走了四天了。”达达尼安说。

“可是他信上似乎说，他这一去冒着生命危险。”

“啊，是吗，他会冒生命危险？放心吧，不会的，他是公务旅行，很快就会回来的。我希望你不会讨厌我做你的临时监护人吧？”

“啊！不会，达达尼安先生，”拉乌尔回答，“你是一位正直的贵族，拉费尔伯爵那样爱你！”

“啊！上帝！你也爱我吧。我不会让你感到厌烦的，条件是你要成为投石党人，年轻的朋友，甚至很忠诚的投石党人。”

“可是，我可以继续去看望舍夫勒兹夫人吗？”

“我想当然可以！你也可以看望助理主教先生，还可以看望隆格维尔夫人。如果老好人布鲁塞尔在这里，我会对你说，赶快向他道歉，亲亲他的双颊，因为你冒冒失失帮助别人逮捕了他。”

“好吧，先生，我全听你的，尽管我不懂你的意思！”

“你用不着懂。看，”达达尼安转向刚打开的门说，“这是杜·瓦隆先生，看他的衣服全被撕破了。”

“我的衣服是被撕破了，可是作为交换，”波尔托斯满头大汗，浑

身脏兮兮的全是尘土，说道，“作为交换，我撕破了很多人的皮。那些乡巴佬休想夺我的剑！该死的！老百姓也太冲动了！”大个子神情坦然地说，“我用剑柄打倒了二十几个人……来点酒，达达尼安。”

“啊！我完全相信你，”加斯科尼人给波尔托斯斟了满满一杯酒说，“不过，喝完了请谈谈你的看法。”

波尔托斯端起酒一饮而尽，把酒杯放在桌子上，舔了舔胡子，问道：“关于什么问题的看法？”

“你看，”达达尼安说，“这是布拉热洛纳先生，他竭尽全力去帮助人家逮捕布鲁塞尔先生，我费了好大劲才阻止他去保护科曼热！”

“见鬼！”波尔托斯说，“他的监护人知道了会怎么说？”

“听到没有？”达达尼安插话道，“加入投石党吧，朋友，加入投石党吧！想一想吧，我全面代替伯爵。”

他摇得钱袋子里叮叮响。

然后他转向自己的伙伴说：

“你和我一起去吗，波尔托斯？”

“去哪儿？”波尔托斯给自己倒了第二杯酒问道。

“去向红衣主教致敬。”

波尔托斯像喝第一杯酒一样从容不迫地喝完第二杯酒，拿了放在椅子上的毡帽，跟着达达尼安往外走。

至于拉乌尔，他待在那里，对眼前的情况感到莫名其妙。达达尼安不准他在激动的心情平静之前离开房间。